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回 兩承差乘機落賊銀

兩承差聞聽王虎臣之言，不由滿心歡喜。周成故意地拿別的話打岔，說：「王大哥，這麼著，咱們閒話休提，說正經的：他這到底還有錢呢？」王虎臣聞聽提錢，說：「他這還有個十來弔錢，還欠我兩弔多錢。要拿，你那給他拿八弔去，我們再算就是咧。」周成說：「就是這麼著。」王虎臣隨即找了個破捎馬子，裝上了八弔錢，交與周成。承差接過來，辭別了王虎臣。王虎臣送出店門，拱手相別。

朱文、周成一邊走著，一邊說話。周成說：「朱文兄弟，咱們倆無心中竟得了差使咧！這小子既然叫鐘老，咱管他娘的是與不是，回去且誑上這狗日的，見了羅鍋子去搪一眼。再說，省得咱們倆眼子吃苦。」朱文說：「茂高何曾不是呢！」二人講話之間，進了句容縣的西門。周成說：「朱兄弟，你這如今找了巧子。這不是八弔錢嗎？咱倆記放在熟酒舖子裡之中，回去見了那小子，就說店家不給，說不認得咱倆，叫本人去取呢。」

就著這工夫，咱們就誑上這狗日的，留著娘的他這個錢作盤纏，豈不美哉！」朱文說：「周成哥，油多捻子粗——到底減不了你。真有你的黑蛤蟆！」說罷，他們倆找了個熟舖子，將這幾弔錢記放下，這才邁步往馬快金六的門首。

二人朝裡走進了屋子，說：「店家不給，他說不認得我們，叫他本人去取。」馬快金六說：「不用了。過會鐘老叔撈回來，倒銅呢！」周成走到金六的跟前，用手一捅他，就邁步往外走。金六後跟，來到院中站住。周成低聲說：「金六哥，要錢那個鐘老叔，是一股子差使。」他就把奉劉大人之命拿鐘老叔的話說了一遍，然後把劉大人的票掏出來，與金六瞧了瞧。金六說：「既然知此，等我進去，把傢伙拿開，二位一個將門堵住，一個進內去動手，我在裡相幫。」周成說：「多多借光咧。」

金六說：「老弟，你說的那去咧！咱們都是一樣，一筆寫不出兩箇役來。」說罷，他們進了屋子。眾公，要是別處的差人來起差使，必得到縣裡掛號。這不用，可怎麼說呢，句容縣離江寧府才六十里地，還算是劉老大人的屬下。承差要到了州縣的衙門，還都是以「上差」稱之，所以不用掛號。書裡表明，言歸正傳。

再說馬快拿起色盆子一拉，說：「列位，這麼著，歇歇，喝盅酒再擲。」眾位明公想理：贏家不理論，巴不得散了呢；輸家未免就著急，說：「金六哥，才擲熱鬧中間，這會喝的什麼酒呢！」說話之間，府差周成走進來，打袖子之中，把繩也拿出來咧。來到鐘老跟前，嘩啷，頂上一套，不容分說，把疙疸子拿出來，也插上咧。鐘老一見，怪叫吆喝，說：「這是怎麼說！為什麼勾當？在下並未犯法啊！是咧，抓賭來咧，要叫我打賭博官司，這倒使得。這麼著罷，把他們齊大呼的都誑上一場，官司我是打定咧，見了天再說。要想我的亮嗎？說個家裡口頭語你聽：『餡餅刷油——白饒不值。』外帶著『煤黑子打秋風——散炭』。鐘老叔自幼十幾歲外頭闖交，哥們從無這麼著花過錢，給我這麼大好看。」周成聞聽開言大罵。

承差聞聽衝衝怒，說道是：「鐘老留神要你聽：為人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心不驚。蛇鑽的窟窿蛇知道，難道說，你的心中豈不明？要打賭博另日再打，且把這，眼下官司去算清。我們奉，劉大人命今來拿你。簽票標了個通點紅。有罪無罪我們不曉，見大人，當堂各自辯分明。你就是，我們的福星是一般樣，省得我，爺們眼子去受疼。」

周成說罷前後話，鐘老聞聽不作聲，低頭半晌才講話：「上差留神仔細聽：既然是奉票來拿我，國家王法敢不遵？上差想：同姓同名人煙廣，莫非今日錯上了弓？」周成聞聽啐一口：「亮子日的別發暈！是也鎖來不是也鎖，到江寧，去見尊府劉大人。」鐘老聞聽口氣緊，眼望著，馬快金六把話云：「現有銅錢十七弔，寄放老哥此間存。」復又望承差來講話：「上差留神請聽明：在下廣道交朋友，豈不懂世路與人情。我店中還有錢幾弔，取來好作盤費銀。我和二位把江寧上，大人堂前我去辯明。如要是，一時短變手頭窄，周成就來走一程。拿了去咱們好費用，不過是，略盡在下一點情。難道說，還叫你二位賠盤費？那算我，白聞鼻煙枉交朋！」兩承差，聞聽有亮心歡喜，登時間，那一宗臉上帶笑容。錢能通神真不假，再者是，公門中的爺眼皮兒過鬆。那見有銅，你瞧他沒笑強笑來講話，改過嘴來咧，說：「鐘老叔留神要你聽：依我說來這件事，你不必害怕在中心。雖然票上標名姓，無據無證又無憑。見了羅鍋子和他去頂，大料要不了你命殘生。我倆也是無其奈，他叫西來不敢東。我瞧尊駕是個朋友，自古惺惺惜惺惺。」說罷慌忙站將起，眼望著，金六開言把話云。

周成站起身來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金六哥，天氣也不早咧，我們倆還要同這一位鐘老叔上江寧府，去見劉大人呢。暫且失陪。」金六聞聽，說：「周大兄弟、朱大兄弟，沒有什麼說的，鐘老叔是個朋友，多多照應罷。」兩承差聞聽，說：「那還用說嗎。」三人站起身來，往外面走，金六送出街門，回去不表。

再說承差、鐘老叔三個人不敢怠慢，及至出了句容縣的城，天氣也就黑上來咧。雖然是府縣相隔不算甚遠，五六十里地，天有三更就來到了江寧府。城門也已關閉咧，只得在關廂裡找了個熟舖店住了，一夜晚景不提。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三人起來，不敢怠慢，一直進了江寧府的南門，穿街過巷，不多一時，來至府台衙門。恰好正當劉大人才坐早堂，周成說：「朱兄弟，你同鐘老叔在這等等，我進去回話。」說罷，翻身往裡面走，來至堂前，下面跪倒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人奉大人之命，把鐘老叔拿到，現在衙門外伺候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你們從何處將此人拿來？」周成見問，回說把他們上句容縣聽戲、誤入賭博場前後的話說了一遍。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把他帶將進來！」周成答應，站起身來，下堂出衙而去。不多一時，把鐘自鳴帶至堂前，跪在下面。劉大人在座上留神往下觀看。

這清官留神往下看，打量鐘老貌與容：滿臉橫肉顴骨暗，重眉兩道襯賊睛。兩耳扇風敗家種，五短三粗像貌凶。

身穿一件光棍套，河南襠包繫腰巾。頭戴一頂黑氈帽，沿邊全是倭假絨。雞腿襪兒土黃布，青緞灑鞋足下登。大人看罷時多會，往下開言把話云：「家住何方哪州縣？或在村中或在城？什麼生意何買賣？已往從前快講明！」鐘老見問將頭叩：「大人青天在上聽：我小人，並無生意與買賣，本家就是在江寧。一雙父母全去世，家業凋零漸漸窮。

我小人，並無三兄與四弟，就只是，有個妹妹叫小青。因我小人無家眷，我妹妹，跟著我表妹把人成。雖然貧窮多守本，奉公守分不敢亂行。今不知犯下什麼罪？差人拿我上綁繩。望乞青天從公斷，覆盆之下有冤情。」劉大人，座上聞言衝衝怒：「膽大囚徒要留神！花言巧語不能夠，立時叫你見分明。暫且帶下囚徒去——」下面青衣應一聲。

忠良座上開言叫：「值日承差要你聽。」言還未盡人答應，堂下面，跪倒承差叫王明。大人上面來講話：「王明聽差莫消停。速速快到東街上，土地廟東邊在道東，緊對街門有棗樹，石灰門樓一抹青。門上貼著符一道，那一家有個女俊英。速傳女子將衙進，本府當堂問個明。」王明答應翻身去，再表忠良幹國卿。吩咐留且將堂退，少時間，把那女子傳來問個明。